

英 國
曼 殊 斐 爾 小 說 集
徐 志 摩 譯

北 新 書 局

1927

國 英
集說小爾斐殊曼
譯摩志徐

局書新北

1927

著者 曼殊斐爾

譯者 徐志摩

發行者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存

不准翻印

目錄

園會·····	一一四〇
毒藥·····	一一一四
巴克媽媽的行狀·····	一一一八
一杯茶·····	一一二〇
夜深時·····	一一一六
幸福·····	一一三二
一個理想的家庭·····	一一一六
刮風·····	一一一二
曼殊斐爾·····	一一二六

園會

那天的天氣果然是理想的。園會的天氣，就是他們預定的，也沒有再好的了。沒有風，暖和，天上沒有雲點子。就是藍天裏蓋着一層淡金色的霧紗，像是初夏有時的天氣。那園丁天亮就起來，剪草，掃地，收拾個乾淨；草地和那種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頂的小花房兒，都閃閃的發亮着。還有那些玫瑰花，她們自個兒真像是懂得，到園會的人們也就只會得賞識玫瑰花兒；這是誰都認得的花兒。好幾百，真是好幾百，全在一夜裏開了出來；那一叢綠綠的全低着頭兒，像是天仙來拜會過他們似的。

他們早餐還沒有吃完，工人們就來安那布蓬子。

「娘，你看這蓬子安在那兒好？」

「我的好孩子，用不着問我。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麼事都交給你們孩子的了。忘了我是你們的娘。只當我是個請來的貴客就得。」

但是梅格總還不能去監督那些工人們。她沒有吃早飯就洗了頭髮，她帶着一塊青的頭巾坐在那裡喝咖啡，潮的黑的髮髻兒貼在她兩邊的臉上。玖思，那胡蝶兒，每天下來總是穿着綢的裡裙，披着日本的花衫子。

「還是你去吧，老臘；你是講究美術的。」

老臘就飛了出去，手裏還拿着她的一塊牛油麵包。

她就愛有了推頭到屋子外面吃東西；她又是最愛安排事情的；她總以為她可以比誰都辦得穩當些。

四個工人，脫了外褂子的，一塊兒站在園裏的道兒上。他們手裡拿着支蓬帳的桿子，一捲捲的帆布，背上掛着裝工具的大口袋兒。他

們的神氣很叫人注意的。老臘現在倒怪怨她自己還拿着那片牛油麵包，可是又沒有地方放，她又不能把他擲了。她臉上有點兒紅，她走近他們的時候；可是她裝出嚴厲的，甚至有點兒近視的樣子。

『早安，』她說，學她娘的口氣。但是這一聲裝得太可怕了，她自己都有點兒難爲情，接着她就像個小女孩子口吃着說，『嗶——歐——你們來——是不是爲那蓬帳？』

『就是悠哪，小姐，』身子最高的那個說，一個瘦瘦的，滿臉斑點的高個兒，他掀動着他背上的大口袋，把他的草帽望後腦一推，望下來對着她笑。『就是爲那個。』

他的笑那樣的隨便，那樣的和氣，老臘也就不覺得難爲情了。多麼好的眼他有的是，小小的，可是那樣的深藍！她現在望着他的同伴，他們也在笑吟吟的。『放心，我們不咬人的，』他們的笑像在那

兒說。工人們多麼好呀！這早上又是多美呀！可是她不該提起早上；她得辦她的公事。那篷帳。

『我說，把他放在那邊百合花的草地上，怎麼樣呢？那邊不成？』

她伸着不拿牛油麪包的那隻手，點着那百合花的草地。他們轉過身去，望着她點的方面。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兒，那高個子總着眉頭。

『我瞧不合式，』他說，『看的不够明亮。您瞧，要是一個慢天帳子，』他轉身向着老臘，還是他那隨便的樣子，『您得放着一個地基兒，您一看就會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要是您懂我的話。』

這一下可是把老臘朦住了一陣子，她想不清一個做工的該不該對她說那樣的話，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她可是很懂得。

『那邊網球場的一個基角兒上呢？』她又出主意。『可是音樂隊也得佔一個基角兒。』

『唔，還有音樂隊不是？』又一個工人說。他的臉是青青的。他的眼睛瞋着那網球場，神氣看的怪難看的，他在想什麼呢？

『就是一個很小的音樂隊，』老臘緩緩的說。也許他不會多麼的介意，要是音樂隊是個小的。但是那高個兒的又打岔了。

『我說，小姐，那個地基兒合式。背着前面那些大樹。那邊兒。』

背那些喀拉噶樹。可是那些喀拉噶樹得讓遮住了。他們多麼可愛，寬寬的，發亮的葉子，一球球的黃果子。他們像是你想像長在一個荒島上的大樹，高傲的，孤單的，對着太陽擎着他們的葉子，果子，冷靜壯麗的神氣。他們免不了讓那蓬帳遮住嗎？

免不了。工人們已經抗起他們的桿子，向着那個地基兒去了。就是那高個兒的還沒有走。他彎下身子去，撿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把他的大姆指與點人指放在鼻子邊，嗅吸了沾着的香氣。老臘看了他那手勢，把什麼喀拉噶樹全忘了，她就不懂得一個做工人會注意到那個東西——愛拉芬特草的味兒。她認識的能有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做工人多麼異常的有意思呀，她心裏想。爲什麼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強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們，伴她跳舞的，星期日晚上來吃夜飯的？他們準是合式的多。

壞處就在，她心裏打算，一面那高個的工人正在一個信封的後背畫什麼東西，錯處就在那些個可笑的階級區別，槍斃或是絞死了那一點子就沒有事兒了。就她自個兒說呢，她簡直的想不着什麼區別不區別。一點兒，一子兒都沒有，……現在木槌子打椿的聲音已經來了。

有人在那兒噓口調子，有人唱了出來，『你那兒合式不合式，瑪代？』
『瑪代！』那要好的意思，那——那——她想表示她多麼的快活，讓
那高個兒的明白她多麼的隨便，她多麼的瞧不起蠢笨的習慣，老臘就
拿起她手裏的牛油麪包來，很勁的齧了一大口，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
小畫。她覺得她真是個做工的女孩子似的。

『老臘老臘，你在那兒？有電話，老臘！』一個聲音從屋子裏叫
了出來。

『來——了！』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穿草地，上道兒，上階沿
兒，穿走廊子，進門兒，在前廳裏她的爹與老利正在刷他們的帽子，
預備辦事去。

『我說，老臘，』老利快快的說，『下半年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
褂子，成不成？看看要收拾不要。』『算數，』她說。忽然她自個兒

忍不住了。她跑到老利身邊。把他小小的，快快的擠了一下。『噫，我真愛茶會呀，你愛不愛，』老臘喘着氣說。

『可——不是，』老利親密的，孩子的口音說，他也拿他的妹妹擠了一下，把她輕輕的一推。『忙你的電話去，小姐。』

那電話。『對的，對的；對呀。開弟？早安，我的乖。來吃中飯？一定來，我的乖。當然好極了。沒有東西，就是頂隨便的便飯——就是麵包壳兒，碎 Meringue-Shells 還有昨天賸下來的什麼。是，這早上天氣真好不是？等一等——別掛。娘在叫哪。』老臘坐了下來。

『什麼，娘？聽不着。』

薛太太的聲音從樓梯上漂了下來。『告訴她還是戴她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

『娘說你還是帶你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好。一點鐘，再

會。」

老臘放回了聽筒，手臂望着腦袋背後一甩，深深的呼了一口氣，伸了一個懶腰，手臂又落了下來。『呼』，她歎了口氣，快快的重復坐正了。她是靜靜的，聽着。屋子裏所有的門戶像是全打得大開似的。滿屋子只是輕的，快的腳步聲，流動的口音。那扇綠布包着的門，通廚房那一帶去的，不住的擺着，塞，塞的響。一會兒又聽着一個長長的，氣呼呼的怪響。那是他們在移動那笨重的鋼琴，圓轉腳兒擦着地板的聲音。但是那空氣！要是你靜着聽，難道那空氣總是這樣的？小小的，軟弱的風在鬧着頑兒，一會兒望着窗格子頂上衝了進來，一會兒帶了門兒跑了出去。還有兩小點兒的陽光也在那兒鬧着頑，一點在墨水瓶上，一點在白銀的照相架上。乖乖的小點子。尤其是在墨水瓶蓋上的那一點。看的頂親熱的。一個小小的，熱熱的銀星

兒。她去親吻他都成。

前門的小鈴子丁的丁的響了，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的上樓梯。一個男子的口音在含糊的說話，沙第答話，不使勁的，『我不知道呀。等着。我來問問薛太太。』

『什麼事，沙第？』老臘走進了前廳。

『爲那賣花的，老臘小姐。』

不錯，是的。那邊，靠近門兒，一個寬大的淺盤子，裏面滿放着一盆盆的粉紅百合花兒。就是一種花。就是百合——「肯那」百合，大的紅的花朵兒，開得滿滿的，亮亮的，在鮮艷的，深紅色花梗子上長着，簡直像有靈性的一樣。

『噯——噯，沙第！』老臘說，帶着小小的哭聲似的。她蹲了下去，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裏去取煖似的；她覺着他們是在她的手指

上，在她的口唇上，在她的心窩裏長着。

『錯了，』她軟音的說。『我們沒有定要這麼多的。沙第，去問娘去。』

但是正在這個當兒薛太太也過來了。

『不錯的』，她靜靜的說。『是我定要的。這花兒多麼可愛？』她擠緊着老臘的臂膀。『昨天我走過那家花鋪子，我在窗子裏看着了。我想我這一次總要買他一個痛快。園會不是一個很好的推頭嗎？』

『可是我以爲你說過你不來管我們的事。』老臘說。沙第已經走開了，送花來的小工還靠近他的手車站在門外。她伸出手臂去繞着她娘的項頸，輕輕的，很輕輕的，她咬着他娘的耳朵。

『我的乖孩子，你也不願意有一個過分刻板的娘不是？別孩子

氣。挑花的又來了。」

他又拿進了很多的百合花，滿滿的又是一大盤兒。「一條邊的放着，就在進門那兒，門框子的兩面，勞駕」，薛太太說。「你看好不好，老臘？」

「好，真好，娘。」

在那客廳裏，梅格，玫思，還有那好的小漢士，三個人好不容易把那鋼琴移好了。

「我說，把這櫃子靠着牆，屋子裏什麼都搬走，除了椅子，你們看怎麼樣？」

「成。」

「漢士，把這幾個桌子搬到休息室裏去，拿一把帚子進來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掃了——等一等，漢士，——」玫思就愛吩咐底下

人，他們也愛聽她。她那神氣就像他們一塊兒在唱戲似的。『要太太老臘小姐就上這兒來。』

『就是，玖思小姐。』

她又轉身對梅格說話。『我要聽聽那琴今天成不成，回頭下半年他們也許要我唱。我們來試試那『This life is weary』』

彭！他！他，氏！他！那琴聲突然狠熱烈的響了出來，玖思的面色都變了。她握緊了自己的手。她娘同老臘剛進來，她對他們望着。一臉的憂鬱，一臉的奧妙。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朵眼淚，一聲歎氣。

愛情也是要變——心的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